



是什么塑造和推进了摄影市场？

公众对摄影的认知,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及与当下社会的话题关联度,共同影响着摄影艺术作品的价格,《艺术新闻 / 中文版》带来多位收藏家与交易商的内行洞见

从最初只是为了保留罕见的历史瞬间,到如今最高的拍卖结果往往是由当代艺术家创造的,这为艺术家如何利用摄影技术作为创作的手段提出了更多挑战。

2011年11月,德国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 (Andreas Gursky) 在1999年拍摄的《莱茵河II》(Rhein II),其第一版在纽约佳士得曾以433.8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成为史上最贵的摄影作品。而当新た宏伟,这位世界华人最大摄影作品收藏家在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展上再看到这幅作品时,发现其第六版在一级市场价格已经是每张550万美元,和其他绘画作品相比毫不逊色。

成熟的西方摄影艺术市场

“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摄影艺术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这样一些致力做摄影收藏和推广的人出现。80年代达到摄影艺术高峰的摄影大师们，如爱丽丝·萨拉·巴拉德塞里（Alice Springs）和阿尔伯特·萨拉（Alberto Saracino），都是摄影艺术家占到两名。第一名是约翰·阿尔伯德塞里（John Baldessari），他是美国观念当代大师，从事版画、电影、装置和摄影领域的创作；而美国摄影师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则排名第七，所以西方对摄影尤其是当代艺术

的看法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需要扭转这个观念还要很多年时间的培养。”

同时，西方博物馆已经对摄影收藏有了成熟的运作系统，那些最具知名度的博物馆也更加注重艺术摄影，这无疑增加了公众对艺术摄影的认知。2017年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展览，令更多观众得以走近这位德国摄影师，了解他对当代艺术的塑造；8月19日刚刚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结束的“存在：2018新摄影展”，是该馆两年举办一次的摄影展览系列项目，旨在呈现当下的摄影和基于摄影的艺术创作中那些紧迫而引人注目的想法，而今年的“存在”系列则提出了一个问题：摄影如何才能捕捉到作为人类的意义？

尽管如此，佩斯画廊合伙人冷林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指出，“很难说摄影收藏究竟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收藏率先开始的。人类收藏行为有着漫长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去关注人类对于一切有形之物的探索、实验乃至创造，是人类面对自身的文化财富所产生的自然的收藏冲动。”

动。因此私人收藏系统是很发达的。中国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历史，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一度中断了。在今天，中国的私人收藏又经历新一轮的萌生、发展的过程，因此，它的消化、理解还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积累的。我想这也不完全是全体的事情，还围绕着整个艺术发展的社会氛围等问题。”

被限定的版数 更高的市场价格

从历史上看,摄影艺术的价格往往远低于从事其他媒介工作的艺术家的价格,部分原因在于摄影在其出现的前150年里的印刷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照片都没有经过编辑,像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这样的摄影师的作品几乎都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有时甚至无法确定照片拍摄的日期。这种不确定性压低了摄影作品的价格,收藏家看重稀缺性,如果一件作品可以复制出成千上万张,对于他们便失去了价值。不过,随着摄影成为艺术变得越来越成熟、规范,不仅出现了像伦敦的摄影家美术馆这样专门从事摄影的公共艺术机构,它自1971年开业以来一直支持具有潜力的摄影师;同时,为了追求更高的价格,当代摄影市场也变得越来越严肃,如今相片的版数也往往是有限的,一般只有5到10张,底片则由摄影师保管。这个版本里所有的版都是同时制作,所以买家知道不会再有另外更多幅了。

COVER STORY

“但即使是在西方对图像的理解和认知度都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仍旧有很多人因此对摄影艺术品的价值抱有偏见。”靳宏伟举例道，尽管提到艺术及艺术市场的高价格，人们都会立刻想到毕加索，但实际上在MoMA，有一位摄影大师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他的作品在MoMA的历史上出现的频率超过了毕加索。并且，靳宏伟还指出，当他1990年在纽约购买美国女摄影师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作品时，均价在1.8万美元6个版，而今年6月份他在巴塞尔看到这张照片时，已经升至95万美元。舍曼是在摄影艺术市场上紧随古尔斯基之后的成功摄影师，她1981年拍摄的彩色照片《无题96号》曾在2011年5月于佳士得拍卖行以389.0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创下当时单幅摄影作品交易的最高纪录。“如果将辛迪·舍曼所有的版数加起来，我认为她重要作品的价格不一定就比毕加索这样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便宜。但毫无疑问，摄影不管怎么发展，知名度若想要超过毕加索或者梵高，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毕竟媒介不同，还是要承认它的差别。”

在进行摄影作品收藏时，藏家通常需要关注诸多细节，比如底片和印刷品之间的时间、艺术家在作品印刷时是否还在世、印刷品额外的复制品数量和存在，以及作品中独特的元素等。“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摄影作为艺术品和架上绘画这些其实是一样的，和藏家的辨别能力也有关。”冷林指出。今年是佩斯画廊第一次参加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将重点推出中国艺术家海波和洪浩，以及20世纪摄影大师欧文·佩恩(Irving Penn)的作品。

扩张的亚洲艺术市场

“现在佩斯画廊正处在不断扩张的阶段，因此非常想在各个领域获取一些经验。影像上海博览会已经举办了四届，而我们代理的艺术家里也有一些摄影艺术家，虽然我们对亚洲摄影艺术市场还不太了解，但也很想进行一些尝试，以配合整个亚洲发展的战略。我们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画廊，在目前这样一个市场发展的趋势中，理应有所介入。”冷林介绍道，实际上从佩斯画廊的角度而言，摄影作品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同时，有些艺术家又同时涉及装置和摄影创作，专门从事摄影创作的艺术家的比例就更少。“但佩斯旗下还有一个合伙画廊叫 Pace/MacGill，它是专注于摄影领域，并且合作艺术家的脉络是同整个摄影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此次参展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配合。这些也可以被视为佩斯的亚洲发展战略中的部分尝试。”

“摄影艺术博览会的商业模式是举办精心策划的精品展会，这是我们的使命。作为一个专注于摄影媒介的艺术博览会，我们需要确保展会上的50家画廊，是没有任何交叉的。”今年是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的第五个年头，世界摄影组织CEO、影像艺术博览会创始人斯科特·格雷(Scott Gray)与《艺术新闻/中文版》分享了这五年来的情况，“我们尝试做一个本地和国际画廊五五分的组合，虽然这并不总是可以实现。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平台，既有来自中国的分享，还能带来新的国际作品。对市

场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平衡，这些年来，我们看到香格纳画廊、德玉堂画廊和北京公社都加入其中，国际画廊也在排队入场，这在今年尤为明显。这些项目和国际机构都为中国艺术家的成长提供了平台和支持。”

本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日本艺术家阵容强大，成为本次亮点之一。不但可以在展位上发现包括art space AM (东京)、rin art association (高崎) 和Taka Ishii Gallery (东京, 纽约) 在内的多个顶级日本画廊参与，还能在诸多国内外画廊展位上看到木户龙介、阿琦·路迷 (Aki Lumi)、奥诺黛拉·有机 (Yuki Onodera)、森山大道等日本艺术家的作品。“购买当代艺术作品对任何艺术市场都很重要，日本有很悠久的历史，日本艺术不仅对中国买家，而且对所有国际买家而言都具有吸引力。日本摄影艺术在这次艺博会上的体现，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特殊案例，而是因为它在摄影市场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很强的投资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也展示了这一点。”

由当代艺术家塑造的高价

从最初只是为了保留罕见的历史瞬间，到如今最高价的拍卖结果往往是由当代艺术家创造的，这为艺术家如何利用摄影技术作为创作的手段提出了更多挑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绘画作品被绘制出来，但仍有一些画家设法创作出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绘画作品。今天拍照变得非常容易确实对每个摄影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专注于自己本质的机会。”摄影师三宅伸介（Tomoaki Miyake）说。

(Lorenz Helbling)认为,虽然影像作品在当代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但在给摄影艺术家提出挑战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机会。“在我们代理的艺术家中,大约有30位用摄影进行创作,其中几位专门从事摄影的创作,而其他的也会使用视频、绘画、雕塑等手段。当我们

选择一个艺术家不太关注艺术家所使用的媒介, 我们更注重寻找它的创意、创新, 以及与我们时代的相关性。”

同时，何浦林认为步入21世纪，“中国”和“国际”的区分早已成为上个世纪的说辞，“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世界各地的收藏家，以及21世纪文化的发展。”这种看法也体现在香格纳画廊选择连续参加了历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上，与诸多国际画廊在同一个平台中，展现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摄影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包括比如旧照片、时尚摄影、纪实摄影、艺术摄影等。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还很年轻，还很难判断公众会朝哪个方向发展。香格纳在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上聚焦于‘艺术家摄影师’，并且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人关注到我们。”何浦林补充道，今年香格纳画廊将呈现鸟头、蒋鹏奕、陈维和赵仁辉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常青画廊不会根据使用媒介来选择艺术家，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每一个艺术家传递的信息，而不是他选择了什么媒体来传递这个信息。”常青画廊北京空间总监白飞德 (Federico Beltrame) 也与《艺术新闻/中文版》分享了他们挑选艺术家的标准，这也解释了常青画廊今年作为在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的首次亮相上，为何选择了艺术家卡斯腾·霍勒 (Carsten Höller) 和汉斯·欧普·德·贝克 (Hans Op de Beeck)。这2位大师选择用摄影的方式来表达当代艺术，但摄影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工具。“我们将要展示的艺术家都是具有才华的摄影师，但他们也喜欢使用其他不同媒介，比如视频、雕塑、绘画等。”

更便宜的价格, 更好的艺术作品

“整个展会的价格区间大概是1.5万到75万或者80万人民币，作品的平均销售价格范围则是人民币3万至7万。”格雷介绍道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携带的作品价格，“在过去5到8年间，摄影的价格正在上涨，人们将摄影作为一

种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的理解也在加深，我认为中国潜在市场是非常巨大的，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作为一种新的购买平台，作品销售价格也有着很大潜力。”

同时,由于传统油画、雕塑和装置作品,在价格和形式上都超出多数年轻收藏家的能力,摄影艺术作品则为市场提供了新的选择。“我相信,一件好的摄影作品有时可以提供以更便宜的价格拥有一件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的机会。同时我认为摄影市场可以容纳不同的潜在客户,从那些最雄心勃勃、最富有的客户,到那些并没有那么专业、收入可能有限的年轻客户……”白飞德认为摄影艺术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服务,“对于每一个市场来说,它的成熟度是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人们对作品的兴趣和好奇心越高,人们就越能理解和收藏更多的摄影作品。我觉得艺术市场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小,手握资源的人正在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各地旅行,同时在线购买等多元化的方式也在出现。我不知道未来摄影和艺术市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并不确定是否还将有强烈的差异共存。”

而在新宏伟看来，这种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同样还影响着作品的价格。“西方摄影大师的脉络非常清晰，那些特别为人追捧的人，其作品往往具有争议性，在制造话题的同时，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形态也是作品的组成部分。”比如美国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Robert Mapplethorpe)，他热爱拍摄男人的身体部位，聚焦同性恋使他一直成为激怒世俗的焦点人物。“这些不能被别人记录的隐私生活都令作品具有故事和话题，为人关注和追捧。而他们作品的价格是和其话题度成正比的。在我们国家，摄影作品则很少与社会话题具有关联。”采访、撰文/陈璐

- ① 蒋志,《旧颜 11》
- ② 克里斯蒂·李·罗杰 (Christy Lee Rogers),《想象》(Imagine)
- ③ 卡拉·利欣 (Carla Liesching),《习作》(Study), 2015年

